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卷之四十七

索隱曰教化之主吾之師也為帝王之儀表示人倫之準的自子思以下代有哲人繼世象賢誠可仰同列國前史既定吾無間然又孔子非有諸侯之位而亦稱系家者以是聖人為教化之主又代有賢哲故亦稱系家焉。正義曰孔子無侯伯之位而稱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下王侯中國言六藝者宗於夫子可謂至聖故為世家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

徐廣曰陬音騶孔安國曰陬

隱曰陬是邑名昌平鄉號孔子居魯之鄉邑昌平鄉之闕里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鄉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孔子生昌平鄉蓋鄉取山為名故闕里在泗水縣南五十里輿地志云鄒城西界闕里有尼丘山按今尼丘山在兗州鄒城闕里即此也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二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宅中有廟伍緝之從征記云闕里皆邾面泗即此也其先宋人也曰孔按夫子生在鄒長徙曲阜仍號闕里

防叔索隱曰家語孔子宋微子之後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讓

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正義曰括地志云叔

紇與顏氏女野地理志云魯縣有尼丘山有叔梁紇廟

合而生孔子索隱曰家語云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

父命為婚其文甚明今此云野合者蓋謂梁紇老而微在少

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謂不合禮儀故論語云野哉

由也又先進於禮樂野人也皆言野者是不合禮耳○正義

曰男八月生齒八歲毀齒二八十六陽道通八八六十四陽

道絕女七月生齒七歲毀齒二七十四陰道通七七四十九

陰道絕婚姻過此者皆為野合故家語云梁紇娶魯施氏女

生九女乃求婚為顏氏顏氏有三明禱於尼丘得孔子魯

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索隱曰公羊傳襄公二十

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

生今以為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

故誤也後序孔子卒云七十二歲每少一歲也

生而首上

圩頂索隱曰圩音烏頂音鼎圩鼎言頂上竊也故孔子頂

如反字反字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正

義曰括地志云女陵山在曲阜縣南二十八里千寶三日紀

云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各空寶在魯南山之空寶中無

水當祭時洒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門出足以周用祭訖

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索隱曰家語云

死葬於防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防山在兗州曲阜縣東

防

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索

曰謂孔子少孤不的知父墳處非謂不知其營地徵在笄年

適於梁紇無幾而老死是少寡蓋以為嫌不從送葬故不知

墳處遂不告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正義曰俎豆

耳非諱之也

四升高尺二寸大夫以上赤雲也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

氣諸侯如象飾足天子玉飾也

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

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

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

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

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

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

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

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

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

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

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

五父之衢

正義曰括地志云五父衢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里魯國城內衢道也蓋其慎也

徐廣曰魯縣有闕里孔子所居也又有五父之衢也。索隱曰謂孔子不知父墓乃且殯其母於五父之衢是其謹慎也。○正義曰慎謂以紼引棺就殯所也 耶人正義曰鄒輓父之母誨孔子父

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經季氏鄉食士孔

子與往正義曰與音預季氏為饌飲魯自文學之士陽虎孔子與迎而往陽虎以孔子少故折之也 陽虎

紂曰季氏鄉食士非敢鄉食子也索隱曰家語孔子之母喪既繞而見不非之也

今此謂孔子實要經與鄉食為陽虎所紂亦近証矣一孔子作要經要經猶帶經也故劉氏云嗜學之意是也 孔子

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索隱曰昭七年左傳云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及其將死召大夫云云按謂病者不能禮為病非疾困之謂也至二十四年僖子卒賈逵云仲尼時年三十五矣是此文誤也 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

人之後服虔曰聖謂商湯 滅於宋杜預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

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杜預曰弗父何宋愍公之長子厲公之兄也 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

何嫡嗣當立以讓厲公也 服虔曰正考父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杜預曰三命鼎父何之曾孫 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服虔曰僂偃俯皆恭敬之貌也

循牆而走杜預曰言不敢安行 亦莫敢余侮杜預曰其恭如是人亦不敢侮慢

饋於是粥於是杜預曰於是日中為饋也 其

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王

曰謂若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也杜預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 今孔丘

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

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索隱曰左傳

與懿子皆孟僖子之子不應更言魯人亦太史公之踈耳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

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索隱曰有本作

委吏主委積倉庫之吏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

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

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

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宮敬叔

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索隱曰莊子云孔子年五

依此為說而不究其旨遂俱誤也何者孔子適周豈訪禮之

時即在十七耶且孔子見老聃云甚矣道之難行也此非十

七之人語也乃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

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

聞富貴者送人以財索隱曰莊仁人者送人以言

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王肅曰謙言送子以言

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

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

已王肅曰身父母之有。索隱曰為人臣者毋以有已

索隱曰家語作無以有已為人子者孔子自周反

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

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

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

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

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
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
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
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段正義曰百里奚也
爵之大夫起罍紼之中索隱曰家語無此一句孟子以為不然之言也與語
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
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
鬪雞故正義曰郈音后括地志云鬪雞臺二所相去十五
步在兗州曲阜縣東南三里魯城中左傳昭二十
五年季氏與郈昭伯鬪雞季氏芥雞翼郈氏為金距之處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
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

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正義曰相州城安
丘故城本春秋
時乾侯之邑

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

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

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周氏曰孔子在齊聞韶韶樂之盛
美故忘於肉味也。索隱曰按論
語子語魯太師樂非齊太師也又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
味無學之文今此合論語齊魯兩文而為此言恐失事實

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孔安國曰當此之時陳恒制齊
君不君臣不臣故以此對也景公曰善哉信

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五岳豈

得而食諸孔安國曰言將危
也陳氏果滅齊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

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

子索隱曰此說出晏子及墨子其文微異晏嬰女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

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

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

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索隱曰息者生也言樂至周室微而始缺有間也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

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罕不能究其禮君欲

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

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

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正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索隱曰劉氏奉音扶用反非也今奉音如字謂奉待孔子如魯季氏之職故下文云

以季孟之間待之也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

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

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

平子卒相子嗣立季相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

云得狗者以孔子博物測之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

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閭韋昭曰木石謂山也或云

或言獨足魍魎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也索隱曰夔音

逵閭音兩家語作魍魎音騷然山縑獨一足是山神名故

謂之夔夔一足水之怪龍罔象韋昭曰龍神獸也非當

獸狀如人也見故曰怪或云罔象食

人一名沐腫音木踵土之怪墳羊唐固曰墳羊雌

隱曰沐腫音木踵土之怪墳羊唐固曰墳羊雌

吳伐越

隋奮會稽王肅曰隋毀也。索隱曰會稽山名越得骨節

專車韋昭曰骨一節其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

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韋昭曰羣神謂主

之王故謂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韋昭曰防風氏違

陳尸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

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王肅曰守山

神謂諸侯也韋昭曰足以綱紀天下謂社稷為公侯王肅

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皆屬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

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韋昭曰封山禺

案晉太康元年改永安為贅厘姓索隱曰贅厘音僖家語云在

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王肅曰今謂之大人周之初

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

短之至也韋昭曰僬僥西南蠻之別名長者不過十之

數之極也王肅曰十之謂三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

相子璧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

公山不狃止之孔安國曰不狃為季氏宰。索隱曰狃

秋懷益驕陽虎執懷相子怒陽虎囚囚相子與

盟而驛之正義曰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

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

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

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
狝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適

正義曰
適音嫡

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

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

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狝以費畔季氏使人召

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温温無所試莫能已用曰

蒞周文武起豐鎬而王

索隱曰檢家語及孔氏之書
並無此言故桓譚亦以爲誣

也今費雖小僮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

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

何晏曰興周道於
東方故曰東周也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爲

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

索隱曰家語作西方王肅
云魯國近東故西方諸侯

皆取法
則焉

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

十年春及齊平

索隱曰及與也平成也
謂與齊和好故云平

夏齊大夫黎

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執危齊乃使使告

魯爲好會會於夾谷

徐廣曰司馬彪云
今在祝其縣也

魯定公且以

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

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

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

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

見王肅曰會遇之
禮禮之簡略也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

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

羽被矛戟劔撥鼓噪而至索隱曰家語作萊人以兵

者所執故周禮諫有被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索隱曰

舞撥音伐撥謂大楯也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

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

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怵靡而

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

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

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災惑諸侯者罪當誅

索隱曰災惑謂經營而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

惑亂也家語作災侮

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

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

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

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

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

汶陽龜陰之田正義曰鄆今鄆州鄆城縣在兗州龍其丘

七十里齊歸魯龜陰之田以謝魯以謝過服虔曰三

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各謝城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杜預曰大山博縣北

有龜山。索隱曰左傳鄭謹及龜陰之田則三田皆在汶陽也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

大夫毋百雉之城王肅曰高丈長丈使仲由為季

氏宰將墮三都服虔曰三都三家之邑也於是叔孫氏先墮郕

杜預曰東平無鹽縣東南郕鄉亭。正義曰括地志云郕亭在鄆州宿城縣東三十二里季氏將墮

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龍齋魯公與三子入

于季氏之宮服虔曰三子季孫孟孫叔孫也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

弗克入及公側服虔曰人有入及公之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

頎下伐之服虔曰申句須樂頎曾大夫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

蔑杜預曰魯國下縣南有姑蔑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姑蔑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四十五里按泗水縣本漢下縣地

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杜預曰泰山鉅平縣東南有成城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郟城在兗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公斂處父服虔曰成率也謂孟孫曰墮成

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鄆無成是無

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

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

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

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

夫亂政者少正如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

飾賈男女行者別於涂漆室不拾遺四方之客至

乎邑者不求有司王肅曰有司常供其職客求而有在也皆予之以歸

索隱曰家語作皆如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

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盡致地焉犁鉏曰請

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

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

索隱曰家語作容璣王肅云舞曲名也

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

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栢子微服往觀再三將

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

索隱曰謂請魯君為周徧道路

游行因出觀齊之女樂

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

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

王肅曰膳祭肉

則吾猶可

以止栢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

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

屯地在魯之南也索隱曰屯地名

而

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口可以死敗

王肅曰言婦人

之口請謁足以憂使人死敗故可以出走也

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

王肅曰言仕不

遇也故且優游以終歲

師已反栢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

實告栢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索隱曰孟子曰孔子

於衛主顏離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今此云濁鄒是子路之妻兄所說不同

衛靈公問孔

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

六萬

索隱曰若六萬石似太多當留是六萬斗亦與漢之秩祿不同正義曰六萬小斗計當今二千石也周之斗升

斤兩皆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

余假一出入

索隱曰謂以兵仗出入以脅夫子也

孔子恐獲罪焉居

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

正義曰故匡城在滑州城縣西南十里

顏刻為

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索隱曰謂

缺破之處也。正義曰琴操云孔子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

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

貨今復來乃率衆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

有暴風擊車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

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

遂止孔子索隱曰匡宋邑也家語云孔子狀類陽虎

拘焉五日顏淵後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子曰吾以汝為

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氏曰言夫子在匡人

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

茲乎孔安國曰茲此也言文王雖已天之將喪斯文也

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孔安國曰文王既没故孔子

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

如予何馬融曰如予何猶言奈何也天未喪此文則孔

子使從者為密稱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索隱曰家

劍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圍而去今此取論語文王

既没之文及從者臣密稱武子然後得去蓋夫子再厄匡人或

設辭以解圍或彈劍而釋難今此合論語去即過蒲徐廣

垣縣有匡城蒲鄉。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蒲城月餘反乎

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匡城本漢長垣縣

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

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

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

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

惟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正義曰孔子曰吾鄉為

弗見見之禮答焉索隱曰上見如字下見音去聲子路

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樂肇

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姜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為子路陳天命也

也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官者雍渠參乘

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徐廣曰招搖翱翔也索隱曰家語作遊

過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何晏曰疾時薄於德厚於

色故發此言也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則奔邪而反正矣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

歲魯曾定公卒孔子去曹過宋徐廣曰年表定公十三年孔子至衛十四年至

陳哀公三年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

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

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抱氏曰天生德者謂授以聖性德合天地

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

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索隱曰家語姑布子卿謂子貢曰東門有

人其顛似堯索隱曰家語云河目而隆顛其顛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

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二寸囁囁若喪家

之狗王肅曰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囁然而不

也韓詩外傳曰喪家之狗既斂而擲有席而祭顧望無人也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

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

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
吳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
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韋昭曰隼擊鳥也今之鷓鴣也
入寸曰咫楛矢貫之隊而死正義曰隼音筭毛詩義疏鷓鴣
齊人謂之鷓鴣正或謂之題眉或曰省鴈春化為布穀此屬數
種皆陳潛公使使問仲尼索隱曰家語國語皆作陳惠
立定四年卒又按系家潛公十六年孔子適陳十三年亦在陳則此潛公為是仲尼曰隼來遠
矣此肅慎之矢也正義曰肅慎國記云肅慎其地在夫
勁弩射四百步今之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肅
也百蠻東方夷有九種使各以其方賄來貢王肅曰各
賄而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弩若長

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昭
曰大姬武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昭
王元女也親謂若夏后氏之璜王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王
曰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
從於王也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疆更伐陳
之府舊府也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五羸之
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
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
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
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

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

索隱曰家語云寧我鬪死挺劍而合眾將與之戰蒲人懼是也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

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

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問孔

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

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正義

在濮州蒲在滑州在衛西也韓魏及楚從西向東伐先在蒲後及衛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

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

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樂

適婦人有保西河之志王肅曰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

地非魏之西河也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王肅曰本與靈公

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

謂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三年有成安孔

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暮年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也孔子行佛肸為中

牟宰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

索隱曰此河北之西牟蓋在漢陽西佛肸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

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

也孔安國曰不入其國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

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

乎涅而不淄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者也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中而不黑

君子雖在濁亂不能汙也我豈瓠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何晏曰瓠瓜

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
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帶一處
孔子擊磬石有荷

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石乎
何晏曰蕢草器也
有石謂契契然也

硜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
何晏曰此硜硜信已
孔子

學鼓琴師襄子
索隱曰家語師襄子曰吾雖以擊琴為
擊磬襄子官然能於琴蓋師襄子魯人論語謂之

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

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

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

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

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

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王肅曰幾然而長徐廣曰詩

兮索隱曰幾與注頤眼如望羊王肅曰望羊如王四

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

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

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賈鳴犢舜華之死也徐廣

作鳴鐸竇賈鐘又作竇賈鳴犢舜華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

也孔子曰竇賈鳴犢舜華魯國之賢大夫也趙簡

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

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

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

索隱曰有角曰蛟龍龍能興雲

致雨調和陰陽之氣

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

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

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

王肅曰陬操琴曲名

也○索隱曰此陬鄉非魯之陬邑家語云作槃操也

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

他日靈公問兵陳

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

孔子曰俎豆之事

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鄭玄曰萬二千人為軍五百人為旅

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

魯哀二索隱曰此立孫輒是為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

年也

躓于戚陽虎使太子纁八人衰絰偽自衛迎者

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

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

躓在故也夏魯相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

在陳聞之曰災必於相釐廟乎

服虔曰相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

子聞有火災知其加相僖也

已而果然秋季相子病羸車而見魯

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

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

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相子卒康子代立已葬

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

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之小子狂者進取於大道妄穿鑿以成章不知所以裁制當歸以裁耳○索隱曰此系家再有歸與之辭者前辭出孟子此辭見論語蓋止是一稱歸與二子貢知孔子思歸送書各記之今前後再引亦失之也冉求因誠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

孫翩射殺昭公徐廣曰哀公四年也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徐廣曰哀公五年也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

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

對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菜於葉借稱公不對未知所以對也孔子聞之曰由

爾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

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

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

問津焉鄭玄曰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津濟渡處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黃城山俗名萊山在許州葉縣西南

二十五里聖賢冢墓記云黃城山即長沮桀溺所耕處下有東流則子路問津處也長沮曰彼執輿

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

是知津矣

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

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

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

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

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

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

之士哉

何晏曰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辟人之法者也巳之為士則從辟世

之法

耰而不輟鄭玄曰耰覆種也輟止也

子路以告孔

子孔子憮然

何晏曰為其不達巳意而非巳

曰鳥獸不可與同羣

國曰隱於山林是同羣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何晏曰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

與易也巳大而人小故也

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

包氏曰丈人老者蓀草器

也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

孰為夫子

包氏曰丈人曰不勤勞四體分植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也

植其杖而芸

國曰植倚也

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云

除草曰芸

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

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

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

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

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

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

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

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

從者病莫能興孔安國曰興起也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

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何晏曰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子貢色作

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安國曰然謂多學而識之非與孔安國曰問今不然耶孔子曰非也予一以

貫之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眾善舉也故不待學以一知之孔

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

匪虎率彼曠野王肅曰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曠野也吾道非耶吾何

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

王肅曰言人不信吾豈以未仁智乎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王肅曰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窮者豈以吾未智乎孔子曰有是乎由譬言使仁者

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正義曰言仁者必使四方信之安有伯夷叔齊餓死乎

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正義曰言智者必使處事通行安有王子

此干剖心哉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

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

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

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王肅曰種之為穡言良農能善種之未必能斂獲之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王肅曰言良工能巧而比不能每

順人之意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

而不能為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

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

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

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
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
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
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
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
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
王肅曰宰主財者也為
汝主財言志之同也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與
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
封孔子服虔曰書籍也○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一里里
則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各於籍蓋以七
百里善社之人封孔子也故下冊
求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楚令尹子西曰王之

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
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
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
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
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
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
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
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
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佯狂
而來歌欲以感切夫子也曰鳳
兮鳳兮何德之衰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待聖君
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

者不可諫也

孔安國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也

來者猶可追也

孔安國曰

自今已來可追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孔安國曰言已

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

包氏曰下車也

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

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

吳與魯會繒徵百牢

索隱曰此哀七年時也百牢牢具

子男五牢今吳徵百牢夷不識禮故子貢對以周禮而後吳

二正徵也括地志云故鄆城在沂丞縣地理志云

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

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包氏曰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於周

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

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

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包氏曰問往將

何所先行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

子路曰有是

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

包氏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遠於事也

孔子曰

野哉由也

孔安國曰野不達也

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

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

罰不中

孔安國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於罰也

刑罰不中則民

無所錯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

行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明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

已矣其明年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

之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也去吳會曾已四年矣年表哀公十年孔子自衛至陳也。索隱曰徐說去會四年是也按左氏及此文孔子是時在衛歸魯不見有在陳之文在陳當哀公之初蓋年表誤爾。正義曰括地志云郎亭在徐州滕縣西五十二里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索隱曰二十五二萬五千社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服虔曰文子衛卿也將攻太叔左傳曰太叔各疾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服虔曰鳥喻已木以喻所

國之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遂公華公賓公林以幣

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

乎魯索隱曰前文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計至此十三年魯系家云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則首尾計十五

矣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

舉直錯諸枉包氏曰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索隱曰論語季康子問政子曰政者

正也又哀公問曰何為則人服子曰舉直錯諸枉則人服此初論康子問政未合以孔子答哀公使人服蓋太史撮略

論語為文則枉者直而失事實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

欲雖賞之不竊孔安國曰欲情慾也言民化於然魯

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

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

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

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

數相生其變有常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

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

孔氏孔子語曾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何

曰太師樂官名也五縱之純如何晏曰言五音既發放

音始奏翕如盛也如其音節明繹如也以成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也

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

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

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

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也詩小序云關雎

天下而正夫婦也毛萇云關關和聲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

別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色慎固幽深若睢

鳩之有別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

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也按王雎金

口鷓鹿鳴為小雅始也正義曰小序云鹿鳴宴羣臣嘉賓

也禮文王為大雅始也正義曰小序云文王文王受命作周

德著見於天故天命清廟為頌始也正義曰小序云清廟祀

卷之三

三

卷之三

三

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萇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

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

晚而喜易序正義曰序易序卦也夫子作十翼謂上彖下

也易正義曰文正既繇六十四卦分爲上下篇先後

之次其理不易孔子就上下二經各序其相次之義

曰吐亂反上彖卦下辭下象爻卦下辭易正義曰夫子所作

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其卦德或說其卦義或說其卦名莊氏

云彖斷也言斷 **繫** 正義曰如字又音系易正義云繫辭者

定一卦之義也 **象** 正義曰上象卦辭下象爻

篇者以簡編重是以分之 **象** 正義曰上象卦辭下象爻

又言系辭者取網系之義也 **象** 正義曰上象卦辭下象爻

然各有形象聖人設卦以寫萬 **說卦** 正義曰易正義云說

物之象今夫子釋此卦之象也 **說卦** 正義曰易正義云說

變化法象 **文言** 正義曰易正義云夫子贊明易道申說義

所爲也 **文言** 正義曰易正義云夫子贊明易道申說義

卦者六十四卦以爲義於序卦之外別言聖人之與因時而

作隨其事宜不必相因襲當有損益又云雜揉衆卦錯綜其

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 **讀易章句** 正義曰易正義云

明按史不出雜卦故附之 **讀易章句** 正義曰易正義云

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

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

濁鄒之徒 **正義曰濁音卓鄒音聚顏** 頗受業者甚衆

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何晏曰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

曰以道爲度 **毋必** 何晏曰用之則行舍

故不任意也 **毋必** 何晏曰用之則行舍

固行 **毋我** 何晏曰述古而不自作處羣羣羣而

也 **毋我** 何晏曰述古而不自作處羣羣羣而

何晏曰此三者人所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何晏曰罕者

不能慎而夫子慎也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何晏曰罕者

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之也 **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

三隅反則弗復也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

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端以語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

言者王肅曰恂恂温恭貌也。索隱曰有本作遂遂音七旬反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

唯謹爾鄭玄曰唯辯而謹敬也。索隱曰論語作便便朝與上大夫言閭閻如

也孔安國曰中正之貌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孔安國曰和樂貌入公門

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孔安國曰言端好也君召使價鄭玄曰有賓客

使迎之也色勃如也孔安國曰必變色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鄭玄曰急

趨君命也既行出而車駕隨之魚餽肉敗割不正不食孔安國曰魚席

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鼓冒者雖童子必變包氏曰鼓冒三人行

必得我師何晏曰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而從之不善而改之無常師德之不脩

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也

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何晏曰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也子未語怪力亂神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

之屬也亂謂臣弑君子弑父也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也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

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

聞也何晏曰章明文彩形質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

可得聞也已何晏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之顏

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何晏曰言不可窮盡瞻之

在前忽焉在後何晏曰言忽恍不可為形象夫子循循然善誘

人何晏曰循循次序貌也誘進也言夫博我以文約我

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

從之蔑由也已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

才矣其有所立則卓然不可及及言已雖達巷黨人童子

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玄曰達巷者黨名

人美孔子博學道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

我執御矣鄭玄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牢曰子云不試

故藝鄭玄曰牢者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魯哀公十四

年春狩大野服虔曰大野數名魯曾田圃之常處蓋今鉅野

野縣東十二里春秋哀十四年經云西狩獲麟國都城記云

鉅野故城東十里澤中有土臺廣輪四五十步俗云獲麟堆

去魯城可三百餘里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服虔曰車子微者也

春秋傳及家語並云車子鉏商而服虔以子為姓非也今以

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服虔曰麟非時

以為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後曰河不出圖雒不出

書吾已矣夫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河出圖今無此顏

淵死孔子曰天喪予何休曰予我也天生顏淵為夫子

也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何休曰麟者太平之獸

此天亦告夫子將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

莫知子何晏曰子貢怪夫子言子曰不然天不尤人

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下學而上達孔安國曰下學

不怨天不知已亦不尤人知

我者其天乎

何晏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

不降其志不辱

其身伯夷叔齊乎

鄭玄曰言其直已之心不入庸君之朝

謂柳下惠少

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

包氏曰放言也置不

復言世務也

行中清廢中權

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

我則

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

子曰弗乎

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

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

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

索隱曰言夫子修春秋

秋以魯為主故云據魯時周雖微而親周王者以見天下之有宗主也

故殷運之三代

正義

曰殷中也又中運夏殷周之事也

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

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士之會實召周天子

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

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

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

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

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

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劉熙曰知

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

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

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

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

鄭玄曰太山衆山所仰

梁

柱摧乎哲人萎乎

王肅曰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

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

王肅曰傷道

夏人殞於東

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亭夢坐奠兩

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

鄭玄曰明聖人知命也。正義曰括地志

云漢封夫子十二代孫志為褒城侯生光為丞相封侯平帝

封孔霸孫莽二千戶為褒城侯後漢封十七代孫志為褒成

侯魏封二十二代孫羨為崇聖侯晉封二十三代孫震為奉

聖亭侯魏後封二十七代孫為崇聖大夫孝文帝又封三十

一代孫珍為崇聖侯高齊改封珍為恭聖侯周武帝改封鄒

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為紹聖侯皇唐給復二

千戶封孔子裔孫孔

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

年四月巳丑卒

索隱曰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

則孔子年七十二經傳生

哀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

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

憇遺一老

王肅曰弔苦也憇且

俾屏余一人以在位

熒熒余在疚

王肅曰疚病也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

也言母以自為法也

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

夫子

之言曰禮失則昏

名失則愆

志為昏失所為

愆

索隱曰左傳及

生不能死而誅之非禮也

稱

余一人非名也

服虔曰天子自謂一

孔子葬魯城北

泗上

皇賢曰孔子冢去城一

里冢瑩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

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瓦甃為祠壇方六尺與

地平本無祠堂冢瑩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

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

柞枋維離女貞五味堯堯檀之樹孔子瑩中不生荆棘及刺人

草。索隱曰離音藜藜草名也女貞一作安貴香名出西域

五味藥草名堯音讒

堯檀檀樹之別種

弟子皆服三年二年心喪畢相

訣而去音決別也則矣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

廬於冢上索隱曰冢語無上字且禮云適墓不登隴豈人自廬於冢上乎蓋上者亦邊側之義凡六

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

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

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

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

冠琴車書索隱曰謂孔子所居之堂其弟子之中孔子沒後後代因廟藏夫子平生衣冠琴書於壽堂中

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

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

伯魚索隱曰冢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上官氏之妻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使人遺之鯉魚夫子榮

君之賜曰以名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皇覽曰伯魚冢在孔子冢

其子為鯉也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

宋子思作中庸皇覽曰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子思生白字子

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

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

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子慎生

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

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大

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

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

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

守蚤卒安國生印印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
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
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
低回留之不能去云索隱曰祗敬也言祗敬遲迴不能去之有本亦作低迴義亦通天
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
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
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索隱曰離騷云明五帝以折中王師叔云折中正也宋均
云折斷也中當也言欲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可謂至聖矣

索隱述贊曰

孔子之先

胄于商國

弗父能讓

正考銘勒

防叔來奔

邠人倚立

尼丘誕聖

闕里生德

七十升堂

四方取則

行誅兩觀

攝相夾谷

歎鳳遽衰

泣麟何促

九流仰鏡

萬古欽躅

孔子世家

○史記卷之四十七

陳涉世家第十八 ○史記卷之四十八

甫田劉維能校

數月而死無後亦稱
滅秦為首事故也然

一朝稱楚曆年不永
齊魯曾何等級可降為列傳

陳涉也 索隱曰韋昭云陽城屬潁川地理志
屬汝南不同者按郡縣之名隨代分

史遷云今為汝陰後又分隸潁川韋昭
他皆放此 ○正義曰即河南陽城縣也

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 索隱曰夏音賈韋昭云淮陽縣
後屬陳 ○正義曰括地志云陳

州太康縣本 漢陽夏縣也 字叔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 索隱曰廣

也謂役力而 受產直也 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

相忘庸者笑而應曰若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

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索隱曰尸子

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是也鴻鵠是一鳥
若鳳皇然非鴻鴈與黃鵠也鵠音戶酷反
二世元年七

月發間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徐廣曰在沛郡鄆縣

索隱曰間左謂居間里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間左今力

役凡在間左者盡發之也又云凡居以富強為右貧弱為左

秦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者而發之者也適音直革反

又音磔故漢書有七科適戍者屯兵而守也地理志漁陽縣

名在漁陽郡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漁陽故陳勝吳廣

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

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

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索隱曰謂欲經營圖國假使不

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

立索隱曰姚氏按隱士遺章邯書云李斯為二世廢當立

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

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

也索隱曰如淳云扶蘇自殺故人不知其死或以為不知何

坐而死故天下冤二世殺之或說為非今宜依文而解直

是扶蘇為二世所殺而百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

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眾

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索隱

曰漢書作倡倡謂先吳廣以為然乃行上索隱曰行者

也說文云倡首也也往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

卜之鬼乎蘇林曰狐鳴祠中則是也瓚曰假託鬼神以威

引蘇林臣瓚義亦當矣而李奇又云卜者戒曰所卜事雖成

其指也。陳勝吳廣喜念鬼。索隱曰念者思也謂曰此教

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

腹中。漢書音義曰罾音曾。文穎曰罾魚網也。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

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

中。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叢鬼所憑也。索隱曰服虔云間音中間之間。鄭氏云間謂切令人行也。孔文祥又云伺切

間隙不欲令衆知之。次師所次舍處也。墨子云建國必擇木之脩茂者以爲叢位。高誘註戰國策云叢祠神祠叢樹也。

夜篝火。徐廣曰或作帶也。篝火者籠也。音溝。索隱曰漢書作篝火。郭璞云篝火籠也。狐鳴呼曰

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

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將尉

醉。索隱曰尉官也。漢舊儀大縣三人。其尉將屯九百人。故云將尉也。廣故數言欲亡。忿

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徐廣

曰挺猶脫也。索隱曰按脫即奪也。說文云挺拔也。案謂尉劍拔而廣因奪之。故得殺尉。廣起。奪而

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

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服虔曰藉假也。第次第也。

應劭曰藉吏士名藉也。今失期當斬。就使藉第幸得不斬。戍死者固十六七。此激怒其衆也。蘇林曰第且也。索隱曰第

一音次第之。第小顏云第但也。劉氏云藉音子夜反應劭讀如字。各以意言蘇說爲近也。而戍死者固

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索隱曰大

名謂大名稱也。王侯將相寧有種。平徒屬皆曰。敬受命。乃

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爲

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

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

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

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

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蕪蕪下索隱曰蕪音機又音祈縣名屬沛郡下者降也

謂以兵臨蕪而即降也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蕪以東索隱

曰韋昭云符離屬沛郡李奇云徇略也音辭峻反攻鉅野苦柘譙皆下之徐廣

曰苦柘屬陳餘皆在沛也行收兵比至陳索隱曰地理志車六七

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正義曰今陳州城也本楚襄王築古陳國城也

陳守令皆不在索隱曰張晏云郡守縣令皆不在非也地理志及秦三十六郡並無陳郡則陳

止是縣今言守令則守非官也獨守丞與戰譙門中索隱曰蓋謂陳縣之城門一名麗譙故曰譙弗勝守丞死

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

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

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

王號為張楚索隱曰李奇云欲張大楚國故稱張楚也當此時諸郡縣苦

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

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

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

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

襄彊為楚王索隱曰東城縣名地理志屬九江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城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

十里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

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

滎陽李由為三川守索隱曰三川今洛陽也地有伊洛河故曰三川秦曰三川漢曰河南

史記卷六十五

郡李由李斯子也

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

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漢書音義曰房君官號也

姓蔡名賜贇曰房邑君也。索隱曰房邑也爵之於房號曰房君晉灼按張耳傳言相國房君者蓋誤耳涉始號楚因楚有柱國之官故以官蔡賜蓋其時草創亦未置相國之官也。正義曰豫州吳房縣本房子國是所封也。

陳之賢人也文穎曰即周章嘗為項燕軍視日周文

之占也司馬季主為日者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

印西擊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正義曰即京東

戲亭也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鄜山徒人奴產

子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索隱曰小顏云猶今言家產奴也。悉發以擊楚大軍

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索隱曰晉灼云亭名也在弘農

東十三田王小顏云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南峴頭山北流入河魏武帝改為好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曹陽故亭亦名好陽亭在陝州桃林縣東南十四里崔浩云曹陽坑名自南出北通於河按魏武帝改曰好陽也。二三

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正義曰澠池河十餘南符縣是也。

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到軍遂不戰徐廣曰十一月也。

索隱曰越系家勾踐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曰不敢逃刑乃自到郭璞注三蒼以為到刺也。武臣到邯

鄆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

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

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

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

等家屬官中而封其子張敖為成都君正義曰成都蜀郡縣

涉遙趣趙兵亟入關索隱曰趣音促謂催趙王將相

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

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

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

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

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還故上谷卒史韓

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

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

將軍立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

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

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

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

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

者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徐廣曰今之臨濟狄人田

儋殺狄今自立為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

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應劭曰魏之

諸公子咎咎欲立六國後以樹黨。索隱曰晉灼云甯陵今在梁國按今梁國有寧陵縣是字轉異耳。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寧陵縣城古甯陵城也。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

定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

陳王乃立甯陵君咎為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為

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
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
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索隱曰遺作遺遺謂留餘也悉精兵迎
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
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
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乃
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
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
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郊
索隱曰地理志陽城縣屬潁川說音悅九人名皆音悅郊音
談小顏云郊東海之縣名非也按章邯軍此時未至東海此

郊別是也名或恐郊當作郊郊是郊屬之地或見下有東海
郊縣故設也。正義曰屬海州疑郊當作郊音紀治反郊即
春秋時郊地楚郊教葬之今汝州郊縣城是鄧悅是陽城人
陽城河南府縣與郊城縣相近又走陳蓋郊字誤作郊耳

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銍人伍徐徐廣

曰一作逢。索隱曰地理志將兵居許正義曰括地志

銍縣名屬沛漢書作伍逢許正義曰括地志

本漢許縣地理志云許縣故國姜姓四岳之後大叔所封二

十四君為楚所滅漢以為縣魏文帝即位改許曰許昌也

王初立時陵人秦嘉地理志泗水銍人董緹符離

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索隱曰地理志取慮縣名屬臨

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正義曰今守慶

於郊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監郊

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臈月張晏曰秦之臈月夏之九月瓚曰建丑之月也。索隱曰顏遊秦云按史記表二世十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是也宗稟荆楚記云臈節在十二月故因是謂之臈月也

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索隱曰按舊讀以陳王從之故云還至下城父又碩氏按郡國志山乘縣有下城父聚在城父縣東下讀如字其說為得之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碣正義曰音唐今宋州碣山縣是謚曰隱王陳王故洧人將軍呂臣應劭曰洧人知謂者將軍姓呂名臣也晉灼曰呂氏春秋

荆柱國莊伯令謁者駕令洧人取冠。索為倉頭軍起隱曰洧音公玄反服虔云給通如今謁者

新陽徐廣曰在汝南也。索隱曰韋昭云軍皆著青帽故曰倉頭。正義曰括地志云新陽故城在豫州真陽縣西南四十二里漢新陽縣城應劭云在新水之陽也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索隱曰為如字讀謂以陳地為楚國初陳王至陳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為楚王徐廣曰正月嘉為上將軍引兵之方與正義曰房預二音方與宛州縣也欲擊秦軍定陶下正義曰今曹州也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

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索隱曰即左右校尉軍也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鄱音婆英布居江中為羣盜陳勝之起布歸番君吳芮故謂之鄱盜者也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漢書音義曰地名也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九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晉灼曰數音朋友數斯疏矣。索隱曰數音疎主反

謂自辨說數與涉有故舊事驗也又音朔數謂自辨往數與涉有故也

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含反含一作金。索隱曰服虔云楚人謂多為夥又言頤者助聲之辭也謂涉為王宮殿帷帳其物夥多驚而偉之故稱夥頤也劉伯莊以沈沈猶談談謂故人呼為沈沈猶俗云談談深也楚人謂多

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

顯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索隱曰顧氏引孔叢子云陳勝為王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妻父

怒云怙號而傲長者不能久馬不辭而去是其事類也陳王以朱房為中正胡

馬不辭而去是其事類也

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今之不是者
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
自治之索隱曰謂朱房胡武等以素所不善者即自驗問不徃下吏也陳王信用之

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
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
祖時為陳涉置守家三十家賜至今血食

褚先生曰徐廣曰一作太史公駟案班固奏事云太史遷取賈誼過秦上下篇以為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然則言褚先生者非也索隱曰徐廣裴駢據所見別本及班彪奏事皆云合作太史公今據此是褚先生述史記加此贊首地形險阻數句然後始稱賈生之言因即改太史公之目而自題已位號也已下義並已見始皇之本紀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革形法所以為治也

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以固塞文
法為枝葉豈不然哉吾聞賈生之稱曰秦孝公
據殽函之固韋昭曰殽謂二殽函函谷關也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

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
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
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
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王武

王昭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
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
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

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連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正義曰音聚陳軫邵滑邵正義作昭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索隱曰仰字亦作仰並音仰謂秦地形高故並仰向關門而攻秦有作叩字非也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索隱曰九國者謂六國之外更

有宋衛中山

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固已困矣於

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

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

索隱曰說文云櫓大楫也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服弱國

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

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

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

鞭笞天下

索隱曰臣贊云短曰敲長曰朴

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

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

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

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亦不敢貫弓而報

怨索隱曰貫音烏還反又如字貫謂上絃也於是發先王之道燔百家之

言以愚黔首隋書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

咸陽銷鋒鋌徐廣曰鑄一作鑄鑄以為金人十二索隱曰各重千石坐高二丈號曰翁仲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

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

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索隱曰誰今巡更問何誰也

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

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

於殊俗然而陳涉瓮牖繩樞之子徐廣隸之人

曰田民曰甿音亡更反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

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躡足行伍之

間俛仰阡陌之中索隱曰阡陌謂千人之長也漢書作阡陌如淳云時皆僻屈在阡陌之中陌音貌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

為旗天下雲會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

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

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

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

長鎗也索隱曰鉏耰謂鉏木也論語曰耰而不輟是也棘戟也矜戟柄音勤適戍之衆

非倚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

非及鄉時之士也

索隱曰鄉音香亮反鄉時猶往時也蓋謂孟嘗信陵蘇秦陳軫之比也

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嘗試使山東之國

與陳涉度長絜大

索隱曰絜音下結反謂如結束知其大小也

比權量力

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

乘之權抑八州而朝同列

索隱曰謂秦強而抑八州使朝已也漢書作招八州

亦通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

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

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索隱曰施音式豉反言秦虎狼之國其仁心不

施及於天下故亡也

索隱述贊曰

天下匈匈

海內乏主

拑鹿爭捷

瞻烏爰處

陳勝首事

歛號張楚

鬼怪是憑

鴻鵠自許

葛嬰東下

周文西拒

始親朱房

又任胡武

夥頤見殺

腹心不與

莊賈何人

反噬城父

陳涉世家○史記卷之四十八

外戚世家第十九○史記卷之四十九

索隱曰外戚紀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也漢書則編之列傳中王隱則謂之紀而在列傳之首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索隱曰繼體謂非創業者之主而

是嫡子繼先帝之正體而立者也守文者猶法也謂非受命創制之君但守先帝法度為之主耳非獨

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索隱曰謂非獨君德於內茂盛亦有

賢后妃外戚之親以助教化也夏之興也以塗山索隱曰韋昭云塗山國名禹所娶在

今九江應劭云九江當塗上有禹墟大戴禮云禹娶塗山氏之女謂之女僑生啓也而桀之放也

以末喜索隱曰國語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末喜女焉韋昭云有施喜姓之國末喜其女也殷之

興也以有妲索隱曰有妲國名其女簡狄吞燕卵而紂

之殺也嬖妲已索隱曰國語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已女焉按有蘇國也已姓也妲字也包

愷云妣音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索隱曰系本云

氏之女曰姜原鄭玄箋詩云姜姓源各履大人跡生后纁

大任文王之母故詩云摯仲氏任毛詩云摯國任姓之中

女而幽王之禽也淫淫於寢妣索隱曰國語曰幽王伐

焉按寢是國各妣是其姓即龍釐之子寢人有寢人以寢妣女

幽王也然此文自夏之興至襄妣皆是史蘇之詞見國語

及列故易基乾坤詩始關睢書美釐降春秋譏

不親迎索隱曰公羊紀裂縹來逆女傳曰外逆女夫婦

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

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索隱曰以

調能令四時和而陰陽變陰陽變則能生萬物是陰陽即

夫婦也夫婦道和而能化生萬物萬物人為之本故云萬

物之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

之愛索隱曰妃音君不能得之於臣索隱曰以言夫

君父之尊而不奪臣子所好愛使後其本父不能得之

意是不能得也故曰匹夫不可奪志也

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索隱曰

禮記云姓者子姓謂衆孫也即趙飛鸞等是也

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

終索隱曰按謂有始不能要其終也以言雖有豈非命

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

惡能識乎性命哉索隱曰惡音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

漢興呂娥姁徐廣曰姁音况羽反呂后姊字長姁也

后名雉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及晚節色衰愛

字娥姁

施而戚夫人有寵索隱曰漢書云其子如意幾代

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呂氏夷戚氏誅趙王而

高祖後宮唯獨無寵踈遠者得無恙索隱曰爾雅云恙憂

也一說古者野居露宿恙並人呂后長女為宣平侯

張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索隱曰皇甫謐云各媽呂太后

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

子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

於是貴外家主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

帝后欲連固根本牢其甚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

長陵關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漢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合陵也諸陵皆如此祿產等

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誘其統徐廣曰一作秉卒滅

呂氏唯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宮索隱曰在未央北故曰北宮。正義

曰括地志云北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三里與桂宮相近在長安故城中迎立代王是為

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天邪非天命孰能當

之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

魏媼通索隱曰媼音烏老一反然媼是婦人之老者通號故趙太后自稱媼及劉媪衛媪之屬是也生

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索隱曰顧氏按冢墓記薄父冢在會稽縣

西北襟山上今猶有北城襟音莊洽反。正義曰括地志云載山在越州會稽縣西北二里一名稷山楸音莊洽反

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魏王而魏媼內其女於

魏宮媼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當生天子是時
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
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
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
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
見薄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
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
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臯
臺索隱曰按是河南宮之成臯臺漢書作成臯靈臺西
征記云武牢城內有高祖殿西南有武庫也。正義
曰括地志云洛州汜水縣古東魏
州故鄭之制邑漢之成臯縣也此兩美人相與笑

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
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
曰昨暮夜妾夢倉君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
也吾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其後薄
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
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
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
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
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為孝文皇帝
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為軹侯

索隱曰地

理志云軹縣在河內恐地遠非其封也溥太后母亦前
案長安東有軹道亭或當是所封也溥太后母亦前
死葬櫟陽北於是乃追尊溥父為靈文侯會稽
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吏奉守冢寢廟上
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
文侯園儀溥太后以為母家魏主後早失父母
其奉溥太后諸魏有力者於是召復魏氏及尊
賞賜各以親疏受之溥氏侯者凡一人溥太后
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一年崩葬南陵索隱曰按
廟記云在霸陵南十里故謂之南陵按今在長安東灃水
東原上各曰少陰在霸陵西南故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
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南陵故縣在雍州萬年縣東南
二十四里漢南陵縣本溥太后陵邑陵在東北去縣六里

以吕后会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
陵徐廣曰霸陵縣有軹道亭

竇太后索隱曰皇甫謐云各倚房趙之清河觀津人也正義曰

棗強縣東北二十五里吕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

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

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官者

吏正義曰謂官者為吏至王發遣官人也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官者忘

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

怨其官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

竇姬生女嫫索隱曰嫫音疋消反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

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為太子立竇姬為皇后女嫫為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王竇皇后親早卒葬觀津索隱曰執手虞注決錄云竇太后父少遭秦亂父所墜淵起大墳於觀津城南人間號為竇氏青山。正義曰括地志云竇少君墓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七里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皇后兄竇長君索隱曰決錄云建字長君

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

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

其主入山作炭寒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

卧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

家之長安索隱曰謂從逐其宜陽之主人家而皆往長安為居也聞竇皇后新

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

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

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

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

於傳舍中索隱曰決別也傳音轉傳舍謂郵亭傳置之舍蓋竇后初入宮時別其弟於傳舍之中也

丐泯泯我

索隱曰丐音蓋丐者乞也泯米潘也謂乞潘為弟泯也

請食飯我乃

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

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

昆弟家於長安

索隱曰公亦祖也謂皇后同祖之昆弟如竇嬰即皇后從昆弟子之比亦得家於長安故劉氏云

公昆弟謂廣國等也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

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

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

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

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

邯鄲慎夫人尹姬皆母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

乃封廣國為章武侯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渤海正義曰括地志云滄州魯城縣

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渤海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南皮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漢南皮縣也

吳楚反時竇太后

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為魏其

侯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琅邪

竇氏凡三人為侯竇太后好黃

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

尊其術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

索隱

曰當武帝建元六年此文是也而漢書作元光誤也

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

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

王太后槐里人

索隱曰皇甫謐云后名姁音志地理志右扶風槐里本名廢丘正義曰括地

志云大丘故城一名槐里亦曰廢丘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也母曰臧兒臧兒者

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

曰信與兩女索隱曰即后及兒姁也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

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

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竒兩

女索隱曰竒者異之也漢書作倚倚依也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予

決乃內之太子宫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

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

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

夫人生男索隱曰即武帝也漢武故事云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於倚蘭殿也先是

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索隱曰姁音況羽反兒姁生四男索隱

曰謂廣川王越膠東王寄清河王舜常山王憲也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

以薄氏女為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

母子母寵薄太后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

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榮為太子長公主嫫有

女欲予為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

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索隱曰過音戈謂踰之栗姬

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王

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景帝曰

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

史記外世家卷五

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索隱曰望猶責也景帝

常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為王者於栗姬曰百

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心

嗾之而未發也索隱曰兼音街漢書作街街猶恨也長公主曰與言王

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

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

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畢索隱曰大

行禮官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索隱曰此皆公羊傳之文也今太

子母無號宜立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

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

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

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太山景帝

崩太子襲號為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為平

原君正義曰德州縣也封田蚡為武安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魏郡正義

曰括地志云武安故城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七里六國時趙邑漢武安縣城也勝為周陽侯索隱

曰地理志縣名屬上郡正義曰括地志云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也景帝十三

男一男為帝十二男皆為王而兒姁早卒其四

子皆為王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正義曰括地志云平

陽故城即晉州城西面今平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故城東面也城記云堯築也次為南宮公主正義曰南

宮冀州縣也次為林慮公主索隱曰林慮縣名屬河內本名隆慮避殤帝諱改名林慮

慮立百廬。正義曰：林慮，相州縣也。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

辭王仲早死，葬槐里，追尊為共侯，置園邑二百

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

而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四年崩，合

葬平陽陵。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陵在雍州咸陽縣東四十里。王太后家凡三人

為侯。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正義曰：衛青傳云：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

與侯妻衛媼通，生青，故冒衛氏。出平陽侯邑。徐廣曰：平陽，尚平陽公主。子夫為平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歲

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武

帝被徐廣曰：三月上巳臨水，被除謂之禊。呂后本紀亦云：三月，被還過軹道，蓋與游字相似，故或定之也。

索隱曰：小顏被音廢，今亦音拂，謂被潔之遊水自潔，故云被除也。霸上還，因過平陽

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

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

中得幸。正義曰：尚主也。於王衣車中得幸也。上還坐驪，甚賜平陽

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

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即貴，無相忘，入

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

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衛長君弟青為侍中，而

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

索隱曰三女謂諸

主後封為當

利公主也男名據

索隱曰即初上為太子時娶

長公主女為妃立為帝妃立為皇后姓陳氏

索隱

曰漢武故事云后名阿嬌即長公主嫖女也

曾祖父嬰堂邑侯傳至午尚長公主生后也無子上之

得為嗣大長公主有力焉

徐廣曰即景

帝姊嫖也以故陳皇

后驕貴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

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

后

索隱曰漢書云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呪詛大逆無道

云陳皇后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奉黃金百斤為相如取

酒乃為作頌以秦皇后復親幸作頌信工也復親幸之恐非實而立衛子夫為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

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

得立已而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

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

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為皇后先是

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為將軍擊胡有功封為長

平侯

索隱曰地理志

縣名屬汝南青二子在襁褓中皆封為列

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

以軍功封冠軍侯

索隱曰地理志

冠軍屬河陽號驃騎將軍青

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為太子衛氏枝屬以

軍功起家五人為侯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

幸有子為齊王

索隱曰名闕

王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

人有寵有男一人為昌邑王

索隱曰名勝

李夫人

早卒

索隱曰李延年之女弟漢書云帝悼之李少公羽致其形帝為作賦

其兄李延年

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女奴族

是時其長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

還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為海西侯

日漢武帝令李廣利征大宛國近四海故號海西侯也

他姬子二人為燕王廣陵王

索隱曰漢書云李姬生廣陵王胥燕王旦也

其母無寵以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

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士之女士不

可以配人主也

褚先生曰

正義曰疑此元成之間褚少孫續之也

臣為郎時問習漢家

故事者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

者

徐廣曰名俗。正義曰按後封修成君者

父為金王孫王孫已死景

帝崩後武帝已立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名嫫

素得幸武帝承間白言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

帝曰何不早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

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橫城門

如淳曰橫

音光三輔黃圖云比面西頭門。正義曰括地志云渭橋本名橫橋架渭水上在淮州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按此

橋對門也乘輿馳至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里門閉暴

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宅為其二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羣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云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下車泣曰噉索隱曰烏百反蓋恠之辭耳。正義曰噉青失聲驚愕貌也。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迴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門著引籍正義曰武帝道上詔令通名狀於門使引入至太后所。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其邪曰是也太后為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為壽奉錢千萬奴婢三

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焉於是召平陽主南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脩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為脩成子仲索隱曰金氏之甥脩成君之子也而各仲者與大外祖王氏同字恐非也女為諸侯王王后徐廣曰嫁為淮南王安太子妃也此二子非劉氏以故太后憐之脩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

衛子夫二子為皇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為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二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戶一曰

陰安侯

索隱曰名不疑地理志陰安縣各屬魏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安故城在魏州頓丘縣北六十里

也 二曰發干侯

索隱曰各登地理志發干縣各屬東郡。正義曰括地志云發干故城在博州堂邑縣西南二十三里

三曰宜春侯

索隱曰各仇地理志宜春縣各屬汝南。正義曰括地志云宜春故城在豫州汝陽縣西六十七里

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

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

平陽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

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

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為夫乎左

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為侯富

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

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

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

家化為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

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

索隱曰韋昭云婕承好助也。一云美好也。聲類云幸也。字亦從女漢舊儀云皇后

為婕妤下與禮比丞相 邢夫人號姪娥

索隱曰服虔云姪音近妍。徐廣音五耕反鄒誕生音莖字林音五經反說文云姪長也。好也許慎云秦晉之間謂好為姪又方言云美貌謂之姪娥漢舊儀云姪娥

秩比將軍御史大夫 衆人謂之姪何姪何秩比中

二千石

索隱曰崔浩云中猶滿也。漢制九卿已上秩一歲滿二千斛又漢官儀云中二千石俸月百八

十容華秩比二千石

索隱曰二千石是郡守之秩漢官儀云其俸月百二十斛又有

真二千石者如淳云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漢律真二千石俸月二萬按是二萬斛則二萬斛亦是二千石也崔浩云列卿已上秩石皆正二千石則是真二千石也其云中二千石亦不滿二千蓋千八九百耳此崔氏說

今兼引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為皇后尹

夫人與邢夫人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

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

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尹夫人前

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

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

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

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

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

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

要之貞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妬士無賢不

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鈞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

索隱曰漢書云武帝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

女天子亟使使召之女兩手皆拳上自掖之手即伸由是

得幸號曰拳夫人後居鈞弋宮號曰鈞弋夫人列仙傳云

發手得一玉鈞故號焉黃圖云鈞弋宮在城外漢武故事

云宮在直門南廟記云宮有千門萬戶不可記其名也昭

帝即位追尊太后父趙父為順成侯正義曰得幸武

括地志云鈞弋宮在長安城中門名堯母門也

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
昭帝立時年五歲耳徐廣曰武帝崩年正七十昭帝年八歲耳。索隱曰此褚先生

之記漢書云元始三年生昭帝又誤按元始當作太始也衛太子廢後未復立太

子而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

其使者於北闕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

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

也後數日帝譴責鈞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

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

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索隱曰三輔故事云葬甘泉宮南後昭帝起雲陵邑三千

戶漢武故事云既殯香聞十里上疑非常人發棺無尸衣履存焉。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宮秦之甘泉宮在雍州

雲陽縣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黃帝以來祭圓丘處也時暴風揚塵百

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陵漢鈞弋夫人陵

也在雲陽縣西北五十八里孝武帝鈞弋趙婕妤好昭帝之母齊人姓趙少好清靜六年卧病右手捲飲食少望氣者

云東北有貴人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佳武帝持其手伸之得玉鈞後生昭帝武帝末年殺夫人殯之而尸香一日

昭帝更葬之棺但存絲履也宮記云武帝思之為起通封靈臺於甘泉常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乃止封

識其處其後帝閑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

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

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王少

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

不聞吕后邪故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

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為後世
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謚為武宣虛哉
索隱述贊曰禮貴矣夫婦易叙乾坤配陽成化
比月居尊河洲降淑天曜垂軒德著任姒慶
流娥嫔建我炎曆斯道克存呂權大寶實寶善
玄言自茲已降立嬖以恩內無常主後嗣不繁

外戚世家○

史記卷之四十九

聖